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七千八十
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十三

廟 歷代原廟 寢廟 親廟

原廟

西漢會要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問姓教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奉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道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蓋廣宗廟犬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曰天麟按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開此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餽食之。元帝罷原廟。平月未詳。建昭五年秋復太上皇原廟。大頤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漢雋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余鼎孫儒學警悟。漢書叔孫通傳。道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如原籍之原。既有大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張守節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于按史記高帝紀。今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八十五

及孝惠五年惠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馬端臨通攷堂胡氏曰天子七廟攷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嚴祀之禮及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而為

之象。不為禘祫。丞嘗之禮而行一酌一奠之禮。又楊時所謂會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終。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事。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萬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宋未晦庵。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夫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于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夫。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覆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古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柳宗元文集。沛國漢原廟銘。并序。昔在帝先。光

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殺高。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送有中邦。五神環運。災德復起。周道稍滅。秦德恭戾。皇天時庸。當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得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曰。逆起為策士。輔成帝國。吐謀洞靈。奮奇如神。奔之曾也。汝陰脫帝密網。推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鄭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商也。淮陰整齊。天兵。渠揚靈威。覆趙夷魏。吞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蜂侯定楚地。固劉氏。皆殺之商也。克復克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寬。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作。以垂德厚。探旻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授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靈。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續先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真舊都。以壯玉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萬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璽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壤堵焉。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
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
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其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
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遠茲闕
宮惠王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成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泝其
神賡相萬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
祐于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焉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蕩蕩
明德時惟敷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
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踊躍中野天復克緒鍾祐于劉赫矣
漢祖播茲皇猷揚折沛庭約從諸侯蒙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
良壽勤於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矣靈用休定宅
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編如周穆穆惠皇崇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
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繁鼓遷據天位蒐遊
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宋史紹興五年
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 紹興十二年駐驂臨安始備

永樂大典卷七十五

三

大廟原廟之制合璧事類禮經考索胡致堂嘗辨原廟之失以爲記禮所
載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其禮不過如斯而已至漢叔孫通擬是
以爲高帝月出遊之地而作原廟焉原廟之作其殆昉於此乎要之祖宗
禘祫既有大廟桃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襲禮非古人之正
禮也明矣自是而後第第相承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爲美觀其去古
人重宗廟之意愈遠矣是以唐有上牙盤之儀本朝祖宗以來帝后神御
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爲六殿
每殿皆有館御前殿以奉宣祖已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
徽宗崇寧初以景靈之隙地乃以馳道之西立兩宮以神宗爲館御首哲
宗次之號萬宮爲景靈東宮東西宮倣於此矣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
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已下神御皆寓
溫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無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
忠簡爲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
三年二月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爲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據今
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本劉光世賜第也初營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
宗居中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挐羅。薦煥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二十一年。韓世忠卒。又以其賜第增築之。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馬四時朝享。吳此為重。跪進置盞皆命侍從贊其禮。祀曰禮時為大。又曰禮從宜。於是乎見之。金史禮志。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為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輝。殿曰晨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皆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樂聖。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遷衍慶宮。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以御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中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四

日啓行。前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奏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免進詣御者。視板。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於衍慶宮門外。少西東向。率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宮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階復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率執以下分左。右前導。出行慶宮門外。俟御容匣升車。百官上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與扇等前行。至都門郊外。俟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側侍不拜。班首詣香輿。跪上香。俛伏。與還班再拜。辭訖。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館或廨舍內。安駐。其道路儀衛。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為亭子。狀安車上。駕以牛。又用晚五。旗鼓共五十。拊香與一。士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衛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會寧府。官為備香與奉迎。如上儀。乘馬使至廟門外下馬。分左右導引。使副率太祝。四員。捧御容入廟。於中門外。東壁。嚮次內奉置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等。並公服詣嚮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率官前導引。坐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

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階復位同執事官再拜訖退十五年二月
 有司言東京闕覺寺藏扉宗皇帝皂衣辰最真容初遷本京祖廟奉祀仍
 易袍色明年四月詔依奉安睿宗禮奉安世祖御容於衍慶宮前期有司
 備香案酒果教方樂至日質明親王率執事百官公服迎引至衍慶宮凡
 用甲騎百人傘二人扇十二人香輿八人珠輿十六人從者二十四人執
 事官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
 負公服乘馬前導奉安訖百官再拜禮畢退立宮門之外迎駕朝謁十六
 年正月有司奉奉初儀世祖皇帝御容當於何處安置臣等參詳衍慶宮
 即漢之原廟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位
 庶可副嚴奉之意從之乃勅於聖武殿東西興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既
 而復欲擇地建太宗殿于歸仁館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
 大廟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異室今於歸仁館興建太宗殿位似與
 山陵大廟之制不同詔從前議止於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闕五間三門五
 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闕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闕曰光昭睿宗殿曰天
 興闕曰景福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吉七日奉安執事禮官二人每位香案
 一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太勺篚中全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宮

水樂大典卷七百七十五

五

內外又各設神座於殿上又設親王率執以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盥
 洗位乎東階下執事官者位於其後又於神位前各設止向拜褥位并各
 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來例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
 爐匙合香等又於殿下各設腰輿一昇士一十六人傘子各二人執扇各
 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齋親王於本府百官於其第行禮
 官執事人等習儀執祠所清齋其一日質明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
 閣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內侍二人太祝一員禮官署官前導置於聖武殿
 神座禮直官引親王率執事百官公服於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門之
 外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
 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
 拜訖禮官導世祖御容升殿與儀衛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復從至
 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執腰輿內捧御容於殿上正而奉安訖百
 官於階下六品已下官於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
 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
 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
 再拜訖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太祝內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

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石承殿行禮。並如上儀。次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二十一年閏三月。奉旨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每位設黃羅幕一。黃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地褥一。龍牀一。踏床二。衣金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是年五月。遷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宮。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元祈津志原廟行香。完者萬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曲律皇帝南寺。月前。普顏萬皇帝白塔寺。正官二十一日。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員二十一日。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二月初六日。察必皇后慈恩南梁河寺。正官初十日。老太后週年白塔寺。正官二十九日。普顏萬皇帝慈恩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亦憐真班皇帝慈恩中心閣二十九日。阿咱失里皇后慈恩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貞裕徽聖皇后週年黑塔寺。大小官員二十六日。順宗皇后慈恩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那木罕主人慈恩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二日。順宗皇帝慈恩普慶寺。正官初四日。裕宗皇帝慈恩白塔寺。大小官員二十日。達哥八刺皇后慈恩青塔寺。二十一日。御容三朝。翰林門。翰林國史院。七月上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後半頁缺

欲議典修。須當徧叩。幸允千金之諾。同施一費之功。視舊規模。鼎新輪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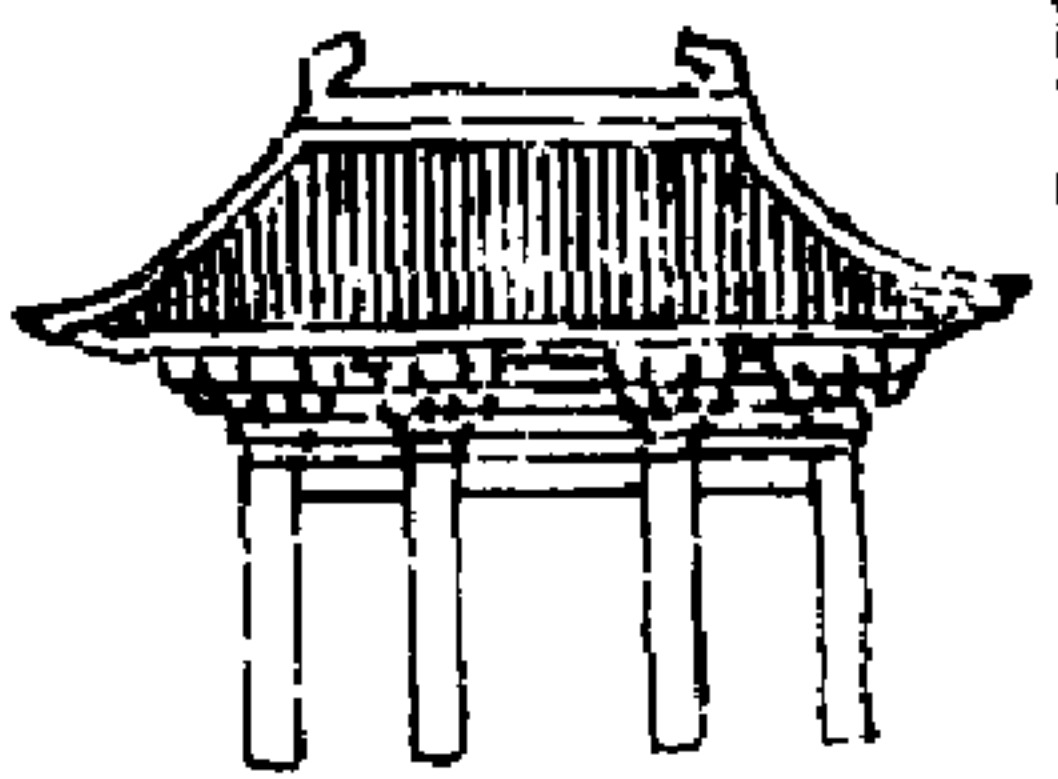
寢廟

國廟。後廟附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注。奕奕。大也。前曰廟。後曰寢。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

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周禮夏官。祭祀修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司為。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土人之寢也。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禮記聘義。疏。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饗賓。皆在廟也。又說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數類周禮。辨僕。掌五寢之辨。除糞洒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大寢。始祖廟寢也。孔穎達曰。案爾雅云。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廟寢是同。有廂無廂為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也。祭以致禮。而有常月。為以致孝。而無常時。故祭必卜日。而為新不擇日也。春秋之時。于太社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遺象也。陳祥道禮書王及諸侯寢廟制

水樂大典卷七百七十五

七



同禮書人。掌王之六寢之備。注。六寢者。燕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搢也。始入。日也。出而視朝。建趨。路寢。燕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通。小寢。釋服。是。燕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死于路寢。係公。死于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玉。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設門外。直虎為。以明尊。位於守室也。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如今官殿。瑞門下。夫。匠人。營園。內有九室。九嬪。居焉。亦有九室。九卿。朝焉。外。路寢之末也。內。路寢之末也。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榮。其室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是。屋。正。義曰。兩下。屋。為是。榮。即今之。侍風。士。昏禮。納。黍。簋。升。西階。當阿。致命。阿。棟也。入堂。深。亦。執。親。燕。禮。設洗。當東。當。人君。為。殿。居。之。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正長曰。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少牢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室。進
 揖也。正長曰。大。大廳室皆而下五架。棟北一梁。後乃為室。必知其者。會禮
 賓當何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室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鄉射禮曰。
 序則物當棟。室則物當楹。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殿。觀
 禮記。凡侯于東廂。王即庫乃後之。東廂。東廂相朝。侍事之處。長服傳曰。子
 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父。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
 序。東西廂謂之序。西廂。西廂。東廂。東廂。西廂。西廂。東房。東房。東房。東房。東房。東房。
 室。賓階阼階。左塾右塾。東室西室。東廂西廂。前堂。東垂西垂。東西之階。上
 側階。側階。北階。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東門。
 密石焉。諸侯誓之。大夫環之。士首之。禮記檀弓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
 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寢門之外。王制。寢不踰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
 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正室。通子也。諸父守貴
 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曰。世子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內則。由
 士以上皆異宮。大夫七十而有闔。天子之闔。左邊五。右邊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闔三。士於楹一。又曰。妻將生子。居側室。側室。謂夫之室次也。
 夜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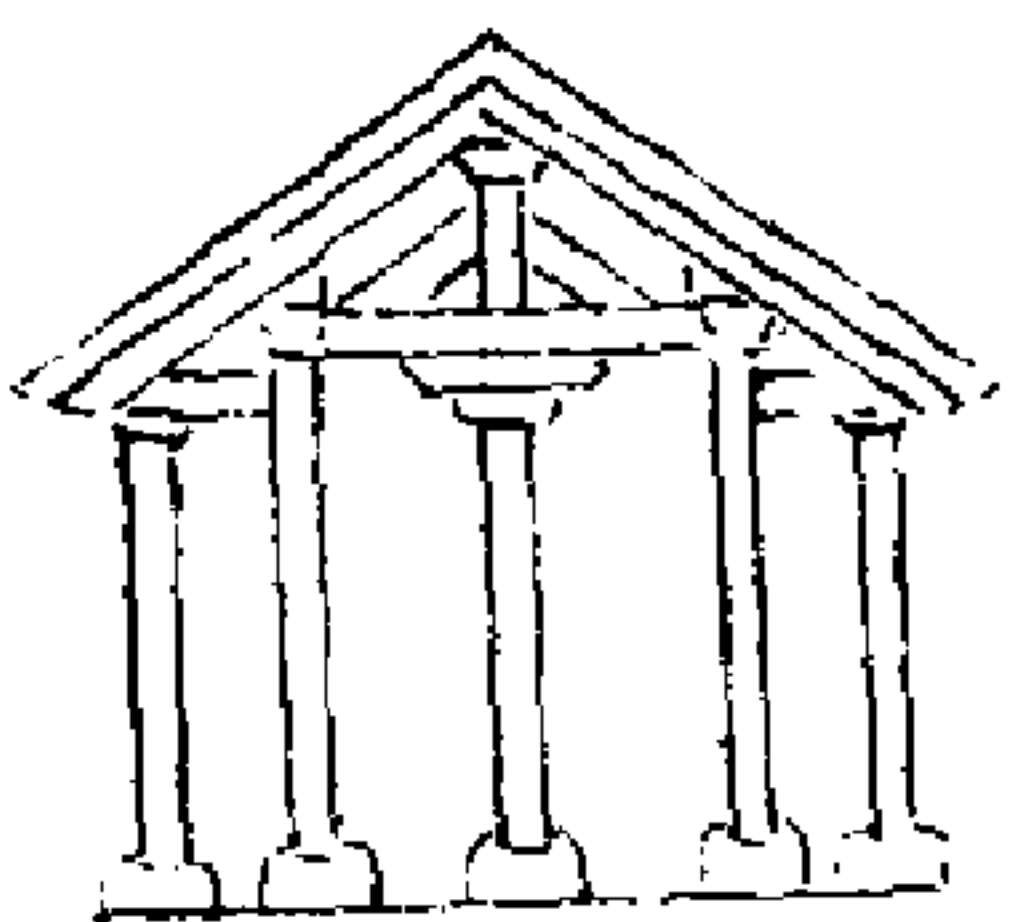
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又曰。異於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人
 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婦。妻。抱子出自房。當楹。又曰。世子生。則右阼階
 右。人若見世子於路寢。見女子於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又曰。妻子生三
 月。見於內寢。內寢。通去寢也。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王。藻。朝。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小寢。燕寢也。又曰。將適公所。宿齋戒。看外寢。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又曰。婦
 見舅姑。皆立于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
 婦卒於通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右謂之
 路寢。大夫謂之通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通寢。內子所
 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毛云。西南。兩階。戶
 也。義云。此築室者。謂燕寢也。天子之寢者。左右房。西其戶者。與於一房
 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東廂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人。是室一南
 戶向。闔宮曰。松。楹。有馬。路寢。孔碩。鳩。大也。殷武曰。是斷是蓬。方斷是度。松
 楹。有榘。楹。極。有闔。寢成。孔。女。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公。羊。曰。路
 寢。何。正。寢。也。何。休。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西。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
 父。者。高。寢。子。者。路。寢。孫。以。上。父。母。妻。從。夫。寢。夫。人。者。小。寢。穀。梁。曰。小。寢。非。

正寢也。范氏曰。小一內寢。定十五年。公薨于高榭。榭梁曰。高榭非正寢也。僖二十年。兩宮矣。公羊曰。兩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為兩宮。有兩宮。則有東宮矣。管子曰。以有兩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是女所居也。禮。諸侯安三閭。女。以是女居西宮。知二閭。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後者。兩宮。左。後者。東宮。少在後。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夾。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安。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宇。宮中之門謂之閭。其小者謂之閭。小閭謂之閭。門側之室謂之塾。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廡。堂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齊。則相。女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字。尚。也。今。士。禮。有。房。比。云。無。房。堂。也。其。攝。天。子。斷。之。大。夫。建。後。士。首。本。庶。人。到。加。鷩。鷩。之。也。游。石。砥。之。也。棧。麥。也。天。子。貴。廣。

水樂大典卷七百七十五

實。大也。禮。謂之廣。大。指。王。且。之。牆。諸。侯。既。行。疏。猶。美。也。行。亦。層。也。表。後。表。後。其。上。不。得。止。直。士。大。夫。有。石。材。柱。下。質。也。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出。水。為。神。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安。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夾。宮中之門謂之閭。門側之室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兩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室西室。東垂西垂。東西垂。東西階之上。負階。階。秋。設。輔。及。牖。間。南。當。東。西。序。教。序。陳。實。西。夫。教。序。東。西。房。陳。取。高。大。格。在。省。階。級。格。在。序。階。執。成。立。東。垂。執。單。立。西。垂。執。說。立。側。階。側。階。止。階。也。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兩房。兩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髻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髻于房。士禮。婦人髻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于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髻者。尊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贊者負米。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大。室。內。則。謂。之。進。少。宰。禮。司。官。尊。兩。覲。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

房也鄉飲記曰屏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官宰
 胥為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
 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
 墻室有北墻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
 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
 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墻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墻下是室無北堂
 矣故昏禮洗在北堂且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五架之屋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窗士大夫則五架有榮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
 而南北薦層曰殿棟殿之間曰楹昏禮賓賓阿致命阿棟也則是大夫士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十

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而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
 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
 鄭氏謂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豈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
 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
 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耶漢舊儀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
 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床帷帳明補記高固於後上作之既有正寢以
 象平土正殿路寢也又土使殿於寢側以象休息問典之處也通鑑綱目
 漢宣帝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諱固宜稱
 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
 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
 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
 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尊意於正統宜得
 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猶然不以正統之
 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
 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非
 所生之至恩以明尊榮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宮大園但如恭親尊屬故事

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則五味稱。若曰宜伯叔父某國大焉。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載之失。而在所主亦無尊卑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主之父母者。本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引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主之父母。故其上文不得不自稱。稱既為人後而猶得稱父母者。名其所主之父母也。集覽。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背。前衣。長六寸。博四寸。其服三年。春。唯也。衣。家冠制。並如斬衰。但月次。齊衰。冠。緇。其旁。及下際。皆齊者。曰齊衰。不杖。期。杖。春。不杖。著。麻。制。與。齊衰。同。但。月。又。火。茅。籠。土。布。紀。問。長。篇。杖。者。何。也。曰。為。父。並。杖。並。杖。竹。也。為。母。則。杖。則。杖。桐。也。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畢。泣。無。數。身。病。體。羸。以。杖。杖。者。也。則。父。在。不。杖。杖。矣。以。尊。者。在。杖。也。西。漢。會。要。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津。曰。月。祭。朔。望。加。屬。焉。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祭。六。月。七。月。三。伏。土。伏。祭。妻。人。嘗。祭。八。月。九。月。饋。饗。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餼。又。飲。燕。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賜。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間。加。一。祀。與。此。

水樂大典卷萬七千八百五

十一

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牲牲卒不在數中。帝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特。宰。元。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牧。牧。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證。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先。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授。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士。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李。也。此。漢。之。始。祖。復。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止。窮。上。納。其。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言。建昭五年秋。後太上皇寢廟園。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太子母也。克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帝崩。寢寢廟園。初。高后時。惠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故有禮議者。棄市。至元年。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皇寢廟如故。又復禮議宗廟之令。馬端臨通考。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仲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祖之兄。昭哀后。則高祖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毀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史陶共王。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元帝。古如天子之儀。為廟京師也。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置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馬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十二

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去。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或父。遠於禮制。素義。奉親。謚曰悼。或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雜祖統。卒終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元始中。傳明帝臨終。遺詔遵倫。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撫。無起寢廟。掃地而祭。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實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止陵。亦就陵寢祭。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止陵。就陵寢祭如敬止陵。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

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古宗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先薦寢廟詩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歲主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宋書志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熙親祠諡陵此漢禮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為孝臣以禁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魏文帝親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吳孫皓先封烏程侯即改英父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必四時奉祠晉安帝大安二十一年十月應廢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廢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殿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

寢既附祭於廟唐會要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華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音務從儉約皮奉訓誡無忘恭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文苑英華顏師古太原寢廟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議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靈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唐志作傍觀祭典考驗唐志作過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二字唐志作者周之豐鎬並唐志作者為遠都乃是因事更唐志作者非云一時俱唐志作別立其都國造廟是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帝玄成巨樹等招聚儒學博謀會安作物庭議擬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彌歷千代輟而弗會安作不為迄茲永久謹按禮記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唐哲之格言皇王之通訓况復專揚素志實招致作昭然則俾遵儉約無取堂殿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祀有乖先古會安作宜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遠至性罔極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列採搢紳僉曰惟允謹議唐李翱集陵廟日時朔祭議傲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

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禘而用之。蓋違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養。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闕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餐六告而已。不然者。考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餐。蓬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責誠之義也。園寢之真。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羹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與之義也。傅稱屈到嘗羹。有疾。召其宗老而為之曰。祭我必以羹。及祭為羹。在違命去羹。而用羊饋。蓬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美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羹為比乎。且夫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王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

古

皇后實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替。謹以一瓦大武菜。毛剛。龍明菜。鮮。善。嘉蔬。為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事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棄。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節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宋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世法。與其黷禮越古。青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宋史。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事。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一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遂室各題廟號。如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祈言。月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歲木主。寢歲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陵上更加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王暉玉堂嘉話。古者天子七廟。自虞

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一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室。非古制也。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元史世祖至元十八年二月。博士李時衍等議。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三月十一日。尚書院邪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漢七廟。除正殿寢殿止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廟分七室。英宗至治元年五月。中書省臣言。以廟制事。集御史臺翰林院太常院。臣議。謹按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大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

親廟

東漢會要。光武建武三年正月。立親廟。隸陽。祀父南頓君。以上王存。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八十五

十五

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大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神祿高。願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別二帝為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卑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唐會要。孝敬皇帝廟儀。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初。孝敬皇帝神主。再奉之後。宜附于太廟之夾室。連附之日。神主過朝六廟。仍令禮官考最前經。發揮故實。其為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附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禮。先帝即合附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令附升。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春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附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事祭。則不違先旨。又協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古訓。在此神主。望八夫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禮典。從之。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常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况孝故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附孝敬皇帝神主於都後善里新廟。故未庭縣者。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緣給事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曆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於昭穆。今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遷主於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事久絕。漢皇帝廟。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薨。遣諡曰讓皇帝。又遣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於京城啓夏門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時享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祭禘禘。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楝俎之禮。同三廟一室之儀。開元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去

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思起權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立廟宇。以時蒸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致禘禘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禘之禮。儀禮甚明。禘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禘。頗似乖真。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玄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嚴主於夫室之中。而讓帝宗祧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禘之儀。惟情與理。俱所未可。况自建立于今九朝。比章懷孝敬。則名位猶輕。與德明。輒敢奉明。特希廢章。如或以臣者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開泰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讓帝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思出一時。立廟奉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禘所及。又無子孫饗獻之儀。宜親盡則疎。歲久當章。杜鴻漸所議。禘禘之月。時之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齊宗玄宗。既以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奏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使從毀。章沿情定禮。實謂協宜。從之。宋會要。漢英懿王園廟。英宗治平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宰臣韓琦等上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恭承聖統。願以大義。後其私親。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輔。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燕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四月九日。乃詔禮官與兩制以上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何以不二斬。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識後世。臣等不敢引

水樂大典卷萬七千八十五

七

以為聖朝法。况前代人繼者多。官卑。要駕之後。擬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餘未葬。深惟宗廟之重。天地之意。於宗室眾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先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是當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安懿王。宜奉先朝封贈。親尊為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燕國。襄國。仙遊。赤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門下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復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門下又言。儀禮。祭文。及五服年月。皆出繼之子。於所繼之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稱濮安懿王。為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六月十三日。詔復集議。二十六日。皇太子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且云。如聞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今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言。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為使。於是侍御史知謀。事呂海。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鼎。傳會。不。正。因請如王珪等所議。諫官傅先俞等皆有言。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內出皇太后手書曰。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漢女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漢安懿王。燕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為漢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是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違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請列彈奏不見聽。因繳納所受御史告牒。家居待罪。誨等所到。大抵以為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為園。即追崇之意未已。又誨也與范純仁至中書。執政言禁中商量非久施行。親今日太后手書。乃知大臣之謀有素。誨等又言歐陽脩與韓琦皆當謹法。以解天下疑謗。命閣門以告牒還之。及令中書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文狀。中書監辭臺職。至二月十四日。帝閱誨等奏。同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唯陛下所知。歐陽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於是誨落侍御史知雜事。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歙州。休寧縣。馬端臨曰。先時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漢安懿王及燕國太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五

六

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頒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如陳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領其社稷。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惟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讖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且以為漢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實與之議亦同。王珪故吏仁先手業為業議上。歐陽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奉命宣七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問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朱熹議稱不一。宜推尊議。當奉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列太常寺范鎮。奉禮官上官。陛下既考仁宗。又考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韓曰。誨亦言陛下人唯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為定。封漢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漢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漢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故。皆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

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先武皆稱其父為王考，臣素宣帝承昭
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敬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
昭穆同也。先武起布衣，謀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
自立七廟，猶非太過。况但稱皇考，其德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
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
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示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
女懿王。燕國太夫人王氏。哀國太夫人韓氏。仙遊，孫君任氏。可令皇帝稱
親。尊王為濮女懿皇，燕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
訓。追崇之典，宜易克當。且欲以登為國，即國立廟。皇太后已賜命允。仍改
封朱濮，侍儀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生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
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先孫追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
後，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
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無得其親字。既稱稱難立，且美理不貴
乞寢，罪不報。三年正月五日，詔濮女懿王子瀛州防禦使政國公宗濮
侯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以奉王祀。是日中書門下奏，乞避
濮女懿王名下一字，詔恭依。仍置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為之。募兵二百人

水樂齋卷第七十五

以奉園為額，仍令河南府置相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寧，權三司
戶部判官張徽，相度濮女園廟，圖奉上。令太常禮院詳定廟祭儀式，制度
以聞。三月十七日，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訓，濮女懿王令朕稱親，仍
有追崇之命。朕惟漢文宣帝本生父稱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
重，義不得無奉私親，故但即國立廟，伴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
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晦等，始者專執合稱皇
伯，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齊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晦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
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
歷加誣說，自此師丹，意欲搖動人情，樹惑眾聽。以至封還告教，擅不赴堂。
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訛上之文於都下。繫手詔之出，晦等則以稱
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晦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矣。祥禱既畢，
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先
命等，不顧典禮，更相唱和。既撓權而恃眾，後歸過以取名。朕以務舍容，屈於
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播紳之間，士民之眾，不詳本末，但惑傳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聞。欲釋群疑。理當中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通牒告示。庶知朕意。二十一日。王世寧張徽言奉詔計度園廟。擬司天冬官正亢巽等言。濮安懿王園四面地狹窄狹。形勢掩抱。林木茂盛。已乘生氣。務貴安靜。不可興作。園之正南偏東丙地棘塞。外有隙地。土地肥厚。水不衝注。內取南北長六十四步一尺。東西六十二步。建廟三間。二廡。神門。屋二座。及齋院。神厨。靈星門。以園來上。從之。四月三日。禮官言建廟合行祭告。而宗濮喪服未除。請權以本房諸第攝事。其祭告濮安懿王及黃帝后土十二祇神祝文。並令本宮教授修撰。所用香幣酒脯禮料等。乞下河南府備辦。太祝奉禮。就差永安縣尉主簿攝。如嗣官。即差本府曹官攝掌人等。並令西京留司禮院差祇應。今後九祭告及四仲祭。並依此從之。先是將修廟。下學士院撰祭告祝文。學士馮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太常禮院議定。始議祝文云。皇帝某謹遣官恭告于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先詔。俾王子孫奉祠事。遂議以本宮子弟自告。而命教授修撰祝文。十九日。提舉修廟所言廟室神門合用鵠獸。乞定其制。禮院言宜並用獸。所安木主石埒。於室中西壁三分室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四埒室。以石為之。其中可容神主。跌櫃。並從之。九月四日。詔奉安濮安懿王神主三獻。內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五

千

五獻。命西京差通判一員。終獻。差朝臣一員攝。自是。多用永安知縣攝。四仲廟祭。並如之。如國今土神主。仍命知制誥宋敏求題神主及三夫人廟主于園。以二十三日。附祭。十八日。入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三司。司。當修造。素王。荀龍。言奉詔。增修奉先院。夫人任氏墳域。乞詳定制。度。而禮官言。濮安懿王廟制。用一品。夫人任氏神主。已附廟。其墳域制度。請從一品。其興工祭告。以本宮子弟行禮。又議。任氏墳域。所稱。按前漢書。悼惠王家園在齊。是諸侯王。皆得稱園。濮安懿王。已奉先詔。以堂為園。今夫人任氏墳域。稱園。合於故事。並從之。十一月八日。太常禮院。撰到祭禮儀注。每遇四仲時。祭。預牒。司天監。選日。關。報本宮。河南府。排。辦。施行。從之。神宗熙寧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宗室。邑州。觀察使。宗暉。權。令奉祠。濮安懿王神主。其往來祭饗。盤饗等。今復。並依。祿令。例。支給。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詔。中書。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五。廟。詔。王子。孫。歲。時。奉。祀。長。十。息。稱。復。世。無。得。讓。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堂。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易。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主。司。擇。歲。月。遣。附。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初。濮。國。公。宗。暉。言。父。贈。濮。王。而。母。襄。國。太。夫。人。韓。氏。墳。猶。用。塋。飾。乞。下

有司議增修。無乞專據王園廟歲時奉祀。上批依所奉木下而有是詔。二十三日。太常禮院言奉詔濮安懿王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按唐大中三年。道尊順宗憲宗。謚號禮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議者以果主并附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謚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况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又按乾德二年。改謚明憲皇后曰昭憲皇后。時命宗正少卿趙洙改題神主。大中祥符六年。改上元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皇后。并附太宗皇帝廟室。亦命左司諫知制誥路拯改題神主。今參詳三夫人神主。欲依故事改題。於禮意為允。及司天監選用元豐六年癸亥歲四仲月內擇日。還附。昔從之。遺實文閣學士陳薦改題神主。十一月十一日。詔濮安懿王夫人遷葬濮園。其令禮官議。所以將奉禮儀。以聞。其後太常禮院言。請依令用一品鹵簿。依晉國大長公主故事。用鼓吹。從之。仍詔啓。恭等禮。止。令宗暉祭告。作哀誌。祝文。初濮安懿王以燕國王氏合葬。而襄國韓氏亦前葬西墳。其距濮園猶遠。仙遊任氏乃英京城東南紫臺村。奉先資福禪院之西偏。故遷柩焉。二十七日。詔還附濮安懿王二夫人。給鹵簿全仗。至園門外。城。以

永樂大典卷五十七千五

十一

翰林學士章惇為還護使。入內東頭供奉幹當御藥院李齊舉為還護都監。賜主奉祠事濮國公宗暉銀二千兩。絹二千疋。錢三千緡。以給葬具。十一日。還護使司請廣濮安懿王園城作三穴。以濮安懿王穴為墓穴。任夫人葬第二穴。韓夫人葬第三穴。詔濮安懿王墳城勿復廣。任夫人葬甲穴。韓夫人外附壬穴。二十五日。詔宗室正任防禦使以上。許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從濮安懿王夫人者免從。三年正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章惇言。濮安懿王二夫人哀誌。未委依常用石蓋。或用漆。臣詔遣本漆匠量加裝釘。反言。渠引儀仗內有挽歌人而無挽詞。乞令中書樞密院兩制侍從兩省館閣臺諫官。各撰挽詞二首。從之。上亦製詞四首。付之。惇又言。王夫人改葬。濮國公宗暉等當服總。若赴慶壽宮。臨即服表經。詔宗暉等更不赴慶壽宮。臨。二十四日。詔濮安懿王二夫人喪行。贈祭如祭。禮。令宗暉主之。不之。由是後。主奉祠事。以副洪王為之。因令一自。以宗室為之。祠堂。主管。無。因。廟。香。火。官。一。自。以。武。臣。為。之。二月十二日。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安燾知審官東院。為濮安懿王夫人還護使。以章惇除參知政事。故改命燾。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保章正馮士安等言。乞於濮安懿王園東。寅卯辰三位行鎮土之術。許見永厚。陸。高宗紹興二年九月九

日皇叔祖嗣濮王仲澆言濮安懿王祠堂仲享及忌辰節序修設酌獻等
全闕祭祀。乞每歲給度牒二十道充仲享等支用。詔令禮部每歲給降福
建路度牒一十道。四年十月三日。權知濮安懿王園陵士從言濮安懿
王神主神貌見在廬州正當防秋之時。乞從便迎奉遷徙往穩使州郡權
行安奉。從之。五年二月十五日。嗣濮王仲澆言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
神主神貌至行在。今已至紹興府。欲權就本處安奉。從之。十三年五月
二十六日。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奎言濮安懿王四仲則
事神主於永安軍國廟。忌辰節序則進薦酌獻於睦親宅祠堂。薦生薦熟
各中典禮。昨因多事。前嗣濮王仲澆自行在迎奉神貌神主權於紹興府
光孝寺法堂奉安。仲享進薦。其獻官牲牢禮料並多簡略。乞令有司討論
舊制行下禮部太常寺。今奉酌欲令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士奎攝初獻。仍差士奎男二人攝亞獻終獻如闕。以本位姪男充攝。其合
用牲牢羊豕各一。蓮豆各十。實設禮料并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
服四旒冕。奉禮郎大祝太官令服無旒冕。並以舊制從事。從之。二十六
年二月二十三日。嗣濮王士俊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牖。內闕龕帳。至
於影像。徒掛空壁而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從之。二十九年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五

三

月三日。嗣濮王士暢言。每歲四仲月。請濮安懿王園廟祭享。准令聽以子
姪充亞獻終獻官。雖有姪。並係出官之人。欲將南班充亞終獻官。禮部大
宗正司及宮院者。詳行在南班官。係日本朝請無不時差充。五年三獻行
事。難以差撥。欲就差紹興府南班官充從之。孝宗隆興元年三月七日。嗣
濮王士暢言。竊見濮王神主龕室屋宇。昨嘗修造。今涉八年。木植朽腐。室
壁已損。無供具。竊帳前得簾幙之屬。日久浸弊。乞下紹興府修造祠宇。重
置供具。舊褥等。務使嚴整。從之。乾道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士暢言濮安
懿王園令士程。奉奉神主神貌。并被旨修造園廟龕室屋宇等。躬督工役。
支費既省。又皆整嚴。乞將兩次差充。因令該過年月。每年對減磨勘。其
自轉官後。歷過年月。仍乞通理收使。於今官上特與轉行。從之。四年三
月十三日。士暢言濮安懿王祠堂在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昨嘗得旨量行
修葺。至今十一年。木植朽爛。窓戶損壞。當時屋宇隘窄。設四位神座。進齋
其器用。尚得簾幙之屬。經十四年。並各破弊。乞令紹興府差官檢計。支降
官錢修葺置換。從之。五年九月十二日。士暢言濮安懿王園令。昨來陳
乞權差士程。今士程已差知西外宗正事待闕。其園令職事。乞令仍舊無
權闕到日。從之。七年十一月六日。士暢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每年

四季仲養差三獻官。其亞獻終獻依格差子姪。前係紹興府行司差南班官權充。今行司已併歸行在宗正司。其紹興府無南班官可差。乞每遇四仲養月。就差本位子姪。或紹興府覓任寄居待闕宗室。依長幼次序許。牒本府逐時權差行事。從之。十二月十四日。士輅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合差國令一員。見差士程權知。士程見待知。西外宗正事闕將及。乞選武安軍承宣使士石權知。國令職事。從之。十八日。戶史禮部言。大宗正司準已降旨。紹興府大宗正行司併歸行在。其覓任并已差下官屬。並依省罷法。其權知濮安懿王國令士程。緣國廟覓在紹興府。乞令依舊本府居住。請給於經總制錢內支。從之。紹興府前志。濮安懿王在吳寧皇帝時。以望馬園。即國立廟。得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行之。原朝。紹興中。以濮郡宗室有在遠未集行在者。故大闢祠。王止。以覓在行高者為主。奉濮安懿王祠事。久之乃復除。嗣王。濮國既阻絕。廟祔高會。特之。天寧寺。注本為報恩光孝寺。並以吳祖祠。詔有立廟。亦師之。或。故止寓會稽。當時講求亦詳矣。十三年。王奉祠事。賀王士奎請。即先考之法堂為廟。而闕寺西隅。南向為廟門。如舊制。置厨甚謹。其香

水樂大典卷萬七千八十五

三

大官史出入。殊別門。固今一人。以濮郡世王孫。元朝濮王未。朝。或以春秋未。為獻。亦請舊制也。中興禮書。濮安懿王國廟。紹興元年九月九日。嗣濮王仲澣言。見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於福州權行安奉。緣本路近歲盜賊未平。深慮不測。樹突若不預行措置。恐急難之時。道路隔遠。中呈不及。欲望朝廷令仲澣如遇緩急。許從便遷徙州縣。權行安奉。詔如遇緩急。許從便遷徙。三年六月十二日。知臨安府盧知原等言。嗣濮王仲澣劄子。契勘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今赴行在。未。有安奉去處。奉聖旨。令臨安府相度法惠寺。具狀申尚書省。本府尋委官前去法惠寺。相度得佛殿後法堂屋五間。可充安奉。詔可。七月二十五日。大常寺言。准新除判太宗正事嗣濮王。謁。恭奉聖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前赴行在。續奉朝旨。令於樞密舊第。攝載安奉。今未已。至衢州。見行起發。所有到彼安奉禮儀。牒寺。其。勅。本寺今參酌。到合行禮儀事件下項。一合差威儀僧道各三十人。於城外迎引。至安奉處訖退。乞下臨安府差撥。一合用御封降真香十合。乞下入內侍省請降。一奏告權安奉合用祝文。乞依例。令本府教授。修撰。內祝版。乞下臨安府製造。赴嗣濮王府送納。一合差奏告權安奉。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官。乞依禮例令嗣濮王行禮。內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亦乞本府差宗子充攝。一合用權安奉日時。乞候到行在。下大史局選定。仍令差定時。尅選官一員至日祗應。一迎奉日。合用綵結樓子并獲擎人。及奏喜權安奉神主。內奏告合用酒脯鹿脯奉安。依例止用羊一割牲供設。所有神貌。合用供養牙盤食茶酒果幣帛禮料蠟燭什物并席褥等。並乞依例下臨安府排辦。一合用祭器并贊引祗應人。乞下本寺依例差撥排辦。一權安奉日。乞令大宗正司告報應濮王下南班宗室。依例赴陪位立班。招依。八月二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嗣濮王府開。契勘近奉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了畢。今奉合行仲饗。清選日排辦。今奉酌到四仲饗濮安懿王神主合行事件下項。一合用日辰。乞令太史局選定。一仲饗。自奉宰羊豕各一。用蓮豆各十行禮。今奉欽乞依見今祠祭禮例。止用酒脯鹿鷄設蓮豆各一行禮。一依例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令入內內侍省付祠堂至日供燒。祝文一首。令嗣濮王府教授修撰。一獻官一員。乞令嗣濮王行禮。其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乞輪差濮王下宗子充。並前一。日致齋。上伴官合服祭服。乞下祗候庫開借。事畢送納。一合用法酒二升。白幣一段。長一丈八尺。鹿脯一騾。重四兩。鹿鷄二合。半。祝版一。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吉

片。蠟燭三條。各重四兩。上香炭火香爐匙合。藉祭器席。燎草燭臺拜席等。並乞依例下臨安府排辦。內祭器本寺排辦。詔依。十一月十五日。太常寺言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劄子。今躬親前去大宗正司點檢得修造嗣濮王位次並已了當。勘會嗣濮王見占府第已降指揮充奉使館舍。近據中到奉使日近到來。奉聖旨限三日遷過。今准嗣濮王開。乞遷喜遷奉告奉安神主神貌日時。本寺契勘所有告遷日辰。據太史局選用十一月十五日丙寅時。宜用其日丙時吉。其奉安日時。令本局別行選定。及合用御封降真香六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所有告遷奏告奉安合行事件。欲乞並依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安奉體例已降指揮施行。詔依。五年二月十五日。嗣濮王仲澆言契勘濮安懿王園廟係在永安軍每遇四仲饗應干事件。並係本軍依條應副恭詣行禮。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至行在於仲澆私第。權行安奉太常寺排辦。是致臣僚陳請。以宗廟在遠。而樸園在邇。人情未順。有所未安。遂中明朝廷。欲乞遷徙。未施行間。繼緣獲據蒙朝廷指揮令迎奉神主神貌往穩使州軍。今奉已迎奉至紹興府。未嘗起發。若復令迎奉前來。依前有司排辦。即未應體例。今欲乞且就本處權行奉安。介紹與府量行排載。每遇四仲饗。仲澆依條恭詣致齋行事。所

有合用禮料。乞依近例省簡。不用牲牢。今紹興府止排辦酒脯。有帶蠟燭祭器等。差禮生祇應。詔依。七年十月三日。行宮大案。正司言。勅會濮安懿王園廟。合差周令官一員。兼管轄保護神主軍兵。日來係差歸吏部內侍官。昨嗣濮王仲漫乞若差內侍官。歲給不下二千緡。恐州縣應副不足。今後乞就差兒男權攝。並不添破分文。請給奉聖旨依見條。仲漫男均州防禦使士街權管上件職事。今來士街持服見嗣官主管。竊緣事體至重。不可時替。嗣官兼契勅仲儒將來合除授。嗣濮王本司欲乞依前項仲漫已得指揮。候將來仲儒除授了。日依例差男一員。權知濮安懿王園令。緣仲儒男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周見在泉州。今來仲儒見有親姪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武。見在紹興府。乞先次差士武權攝。候將來士周到日。交割主管。詔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嗣濮王仲儒劄子。契勅近奉聖旨。委紹興府踏逐穩便去處。如法排載。奉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今承紹興府委官躬親踏逐到廣孝寺法堂一所。屋宇高大。可以迎奉神主神貌。權行奉安。所有告遷奉安禮例。伏望行下太常寺條畫申明降下。本寺今奉酌比附條具到。昨行在告遷奉安濮安懿王并夫人神主神貌共五位合行禮例。告遷日合用酒脯奉安日合用神酒。

水樂齋卷第七十五

五

禮料祭器帶帛蠟燭羊一并牙盤食茶酒果等。乞從本寺具數報紹興府排辦供應。所有行禮儀注。乞從本寺修定。聞報。詔依。告遷奉安儀。前一日。其日早行事。官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奉大官。並是雅奉安處致齋。至日告遷。其日告遷時。前俟排辦酒脯畢。儀僧道並於權奉安處排立。禮生先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階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階下。西向立。香大官。啓匱於後。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升詣神位前。東向立。太官令於酒尊所。北向立。定。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搯笏。盥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搯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次引奉禮郎詣神位前。西向。搯笏。跪。奉幣。嗣濮王受幣。奠幣。執笏。俛伏。興。奉禮郎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引大祝詣神位前。東向立。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搯笏。盥手。執笏。詣盥洗位。搯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搯笏。跪。執爵。大官令搯笏。跪酌酒。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搯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搯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香大官納神主於匱。俟禮生徹祝版。帶帛詣望座位。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

令詣望座位。重行北向立定。奏訖。權退歸次。俟禮生於神鏡前拈酒果。畢。先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引太祝詣階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階下西向立。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祝升詣濮安懿王神鏡前東向立。次引嗣濮王升詣濮安懿王神鏡前。指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一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指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次詣還位行禮。並如上儀。訖。退。各降階復位立。俟禮生徹祝版。詣望座位。次引嗣濮王太祝詣望座位。重行北向立。俟奏訖。權退歸幕次。俟時告還。奉安。其日香火官告還。濮安懿王并夫人神主神鏡。入殿。與進行。威儀僧道前引。嗣濮王以下騎從。至廣孝寺階下。威儀僧道排立。捧濮安懿王神主神鏡。腰與升堂側座。權安奉訖。嗣濮王以下權退歸次。俟時前禮生實設排。神酒禮料牙盤。食茶酒果等畢。禮生分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階下於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時及香火官捧蓮升正座。次引嗣濮王詣堂下西向立。奉安訖。次香火官啓匱於後。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升詣神位之東西向立。大官令於酒尊所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指笏。盥手。執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指笏。跪。次引奉禮郎

西向。指笏。跪。奉帶。嗣濮王受帶。奠幣。執笏。俛伏。興。奉禮郎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禮生引嗣濮王再詣盥洗位。指笏。盥手。執手。執笏。詣爵洗位。指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指笏。跪。執爵。大官令指笏。跪。酌酒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指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指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香火官納神主於匱。禮生徹祝版。幣帛。詣望座位。引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指望座位。重行北向立。俟奏訖。禮生先於神鏡前拈酒果等畢。次引陪位宗室詣堂下北向立。班。引太祝詣堂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西向立定。禮生曰拜。在位官皆拜訖。引太祝升詣濮安懿王神鏡前。指笏。跪。一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指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次詣還位行禮。並如上儀。訖。降階復位立。俟禮生徹祝版。詣望座位。引嗣濮王太祝詣望座位。重行北向立。俟奏訖。班退。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大宋正司奏。與勳濮安懿王主奉官仲偁。昨身薨。後。取到濮王位最長宗室。係武經郎士簡。竊念濮安懿王功在社稷。今來主奉祠事。未見差人承襲。當此艱難。尤不可闕官。伏望特降德音。早賜施行。詔令士

儀權主奉祠事。其承襲別聽指揮。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士優言。昨蒙聖恩。差士優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優已嘗辭免。今來既已罷黜。所有主奉職事。欲望教奏。解罷。庶得任便居住。以安愚分。詔訖。差士優推行主奉。十二年正月五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優狀。據濮安懿王園廟中契。勅國令官合差權主奉官下。隨侍兒男。權知。昨係貴州團練使不恤。今來本官見隨侍父前去。本廟見闕官保護神主。乞申明朝廷。依先降指揮。差隨侍兒男弟姪。知濮安懿王園令等。乞差士優親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奇。主管。後批送禮部。勅當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勅當。本寺中緣自來止。是差隨侍兒男充上件職事。即未有似此許差親弟指揮。今勅當若朝廷許差。即無違礙。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詔依所乞。八月十二日。權知大宗正事士街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權主奉職事。權知大宗正事。令紹興府供職。所有將來濮安懿王祠堂。未嘗合與不合前詣仲餐。詔令前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優言。竊惟濮安懿王。粵自英祖神祖。務隆崇奉之禮。遠我徽考。尤極優厚。故四仲則餐神主於永安軍園廟。忌辰節序。進薦酌獻於睦親宅神貌祠堂。薦生薦熟。各中典禮。前嗣濮王仲漢。

因百司從便。自行在迎奉神貌。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園廟內。與神主一處奉安。自後仲餐進薦。皆在一處。無仲餐。獻官牲宰及應干禮料等。間因多事。一切簡畧。方今講復舊制。合具申明。今相度欲將光孝寺法堂依舊權充園廟。奉安神主。外乞於法堂東西。挾屋內。選屋三間。充祠堂奉安神貌。仍乞令紹興府量行添修。及乞下有司討論舊制。仲餐三獻官。并合用用祭服。及牲祖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乞從朝廷詳酌行下。詔依。七月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勅節文。乞令有司討論舊制。仲餐三獻官。并合用祭服。及牲祖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朝廷詳酌行下。今參酌四仲餐濮安懿王舊制。討論到。下項。一依舊制。合差三獻官。係嗣濮王克初。獻。本位兒男。攝亞獻。終獻。今來除權主奉官充獻官外。今討論欲令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優攝初獻。仍乞差士優男二人。攝亞獻。終獻。如闕。以本位姪男充攝。一依舊制。合用牲宰羊豕各一。遵豆各十。實設禮料。今來止用牲宰羊一。遵豆各六。欲乞添用豕一。依舊制。用遵豆各十。其實設禮料。名件。從太常寺具數報紹興府排辦。一依舊制。仲餐濮安懿王。其祭服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合服無旒冕。乞依上件。旒旒數目。今工部行下文。思院。依。見。今常祀祭服。製。連。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送濮安懿王祠堂先仲饗供使。一四仲饗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酌舊制修立。報紹興府差禮生引揖。并牒濮安懿王祠堂照會詔依。四仲饗儀。齋戒。前仲饗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吊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內一日於本司。無本司於國朝齋所。內太官令止前一日。於齋所致齋。唯仲饗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一日質明。並赴祠所。官給酒饌。仲饗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省饌。前仲饗一日。行事執事官集。初獻齋所。太祝習讀祝文及視幣。次禮生引行事執事官詣省饌位。三獻北向奉禮。即太祝。太官令西向。圍令東向。揖訖。乃還齋所。未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鶩刀割牲。祝史以盤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脯後有司帥其屬掃除。圍廟內外行事。仲饗日。丑前五刻。行事春冬用五時。七刻。夏秋用五時。一刻。太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圍廟門外揖位。三獻東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西向。禮生贊揖訖。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席位。北向立。次引三獻官入就席位。西向立。引圍令奉神主于座。以羅中覆之。畢。禮生贊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俱升。各就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天

神位前。北向立。搯笏。跪。次引奉禮郎搯笏。西向跪。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執笏興。復位。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初獻降階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少頃。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搯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太官令搯笏。跪。酌酒訖。執笏興。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位前。北向立。搯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搯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復位。初獻再獻訖。降階復位。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位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搯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太官令搯笏。跪。酌酒訖。執笏興。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位前。北向立。搯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降階復位。次引終獻行禮。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引圍令奉神主入室訖。引三獻以下詣望座位。有司詣神主前。取祝幣。置於座坎。俟有司焚香訖。初獻以下執圍廟門外揖位。立定。禮生贊禮畢。揖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收徹訖。

退。九月十四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套中。契勘濮安懿王神貌昨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圓廟內與神主一處奉安。近奉指揮於法堂挾屋內遷屋三間充祠堂奉安神貌。今運到法堂西挾屋三間修飾了畢欲乞下太常寺條具告遷奉安禮儀。及下太史局選定告遷奉安日時以憑遵守。後批送部省詳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省詳本寺申奉酌下項。一告遷奉安。其日安奉神貌時將至。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并應濮王位南班宗室常服詣神貌前再拜訖。搢笏。三上香。執笏。少立。太祝讀祝文畢。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再拜。側身。少立。告遷後。從赴光孝寺法堂西祠堂。少立。俟時至。安奉訖。排辦香案。酒果等畢。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并應濮王位南班宗室詣神貌前再拜。訖。搢笏。三上香。跪。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讀祝文畢。主奉祠事官再拜畢。次詣望座位。俟焚香祝版訖。退。一安奉日時。乞令大宗正行司報紹興府差陰陽官選定日時及至日定時祇應。其合用濕香二裹。各重四兩。祝版二片。并茶二錢。酒四升。時果五疊。乾果六樣。上香炭三斤。燎草一束。并贊引禮生。亦乞令本司報紹興府排辦。內合差太祝一員。乞令紹興府差文官有出身人充。其合用祝文。乞令大宗正行司請官修撰。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五

宗

紹興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宗正司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大宗正司指定。見今合差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本司契勘自來襲封濮安懿王之後最長。所有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依近例係差見任宗正官官長權主奉。本司今指定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套權主奉。詔依。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一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街狀。乞依昨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套體例。差親第士程充。因令官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行下大宗正司太常寺。勘會到下項。一大宗正司狀契勘。因令官。本司除無立定條法。差是何官外。緣自來係主奉官陳乞申降。指揮差親第或子姪充。昨士套權主奉申請。乞差親第士奇權。知濮安懿王。因令了當。今來士街乞差親第士程權。知濮安懿王。因令。即與昨士套差親第士奇體例。一同。今勘當。若朝廷許差於本司。即無違礙。一太常寺狀。勘當。若朝廷許依紹興十二年指揮。差主奉官親第權。知濮安懿王。因令。於本寺。即無違礙。詔依。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街狀。契勘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奉聖旨。神主於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法堂內。安奉。神貌於法堂挾屋內。安奉。今來

已及十五餘年。並不曾修葺。今承紹興府差官前來計料。所有神主神貌。今欲乞權行遷移於本寺方丈內安奉。候修葺了日。依舊奉安。批送部者詳。中尚書省。本部尋下太常寺者詳。欲依本官所申事理施行。所有告遷權安奉。并將來修葺了日。却行告遷奉安。乞令本廟一面擇日。並乞就差團奉官行燒香之禮。詔依。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嗣濮王士俊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牖。內開龕帳。至於影像。徒掛空壁。而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詔依。選用五月二十八日辰。告遷依紹興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葺堂廟屋宇例。就光寧寺方丈權奉安。候了日。告遷正奉安。差嗣濮王行燒香禮。十一月十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大宗正行司。申。為仲冬。見嗣主奉官祭饗。濮安懿王神主事。批送禮部者詳。中尚書省。本部尋下太常寺者詳。欲乞時暫就差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籙。權充仲饗。及逐時節序酌獻祭饗行事。候有主奉正官。日依舊。詔依。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嗣濮王士錫言。臣恭惟陛下。仰承先志。實奉濮園。願臣表覲。溫襲王封。敢不悉心嚴恭祠事。臣今伏見濮安懿王祠堂。昨因嗣濮王仲漢。迎奉前去紹興府。就報恩寺西掖屋權暫安奉。逐時薦享。矣是隘窄。今來本寺主奉位廳堂。見今空閒。欲乞特降指揮。下本府

量行修葺。充祠堂安奉神貌。所貴寬潔。以稱嚴奉之意。詔依。二十九年二月二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嗣濮王士錫。申。乞修葺祠堂。燭帳供具。器皿簾幕。綉褥等。及告遷權安奉去處。并畢工告遷奉。及就差紹興府行司。南班宗室眉州防禦使士程。行禮等事。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勘當。欲依本官所乞事理施行。所有逐日先次告遷權安奉。并畢工。逐日告遷奉。應于合行禮例事件。並乞令所差官士程。一面開報。紹興府依自來體例。排辦燒香行禮。其修葺燭帳。供具器皿等事。亦乞令紹興府檢計一就修葺。詔依。五月三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嗣濮王士錫。申。為每歲四仲月。濮安懿王圓廟祭饗。聽差子姪充亞終獻官。今來未有長成兒男。雖有姪。並各係出官之人。欲乞差南班官充亞終獻官。兼士錫或緩急所患。乞牒南班官時。暫行禮。批送部者詳。申尚書省。尋下大宗正司者詳。取到故高王宮濮王位狀。檢准紹興重修大宗正司令。四仲饗月。嗣濮王詣濮安懿王圓廟祭饗。聽差子姪充亞終獻官。本官契勳。行在南班官。係日奉朝請。燕不時差充五餐三獻行事。難以差撥外。欲乞並就差紹興府南班官充前項行事。詔依。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大宗正行司言。契勳。本司春秋二仲。承太常寺公文。差撥南班宗室前去橫官薦獻。

及濮安懿王四仲月差亞終獻行事并寒食十月朔朝拜諸陵雖有皂管南班宗室員數不多。燕內有年老宿疾假故不任差充之人。委是輪差不行。欲乞自今後如遇闕官行事。許從本司通差祖免親宗室。如遇行事日通。從本司一面先次推行差撥一次。詔依。隆興元年三月七日。副濮王士錫言。竊見神主龕室屋宇。自紹興二十六年內。備奉聖旨。下紹興府修造之役。又涉八年。木植朽爛。無供具。寢帳茵褥。簾幕之類。日久不甚鮮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紹興府修造祠宇。重置供具。茵褥簾幕之屬。務在如法。庶幾上副陛下崇奉之誠。詔依。乾道四年三月十三日。副濮王士錫言。竊見濮安懿王祠堂。在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歲月已深。木植朽爛。窓戶損壞。當時屋宇隘窄。鋪設四位神座。迫蹙其器。用茵褥簾幕之類。並各破弊。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紹興府依隆興元年修圓廟聖旨指揮。差官檢計。支降官錢。修葺並置換施行。詔依。七年四月一日。副濮王士錫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下紹興府修葺濮安懿王神主龕室屋宇。簾幕供具等。合行告遣四位神王。係於祠堂獻廳。推行供奉。并將來修葺了畢。却迎奉安。合請降御封香八合。乞下入內侍省。速賜依例請降。差官或差人押發前去紹興府濮安懿王圓廟。定期行禮。供饗。詔依。自後并龕屋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

士

屋宇等降者。王欽此。十一月六日。副濮王士錫言。伏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見在紹興府光孝寺奉安。每年四季仲饗。合差三獻官行禮。其亞終獻。依格合差于姓充。已前係紹興府行司差南班官權充。亞終獻官行事。今來行司已併歸行在宗司。其紹興府並無南班官可差。燕士錫係襲封初獻官。蒙先降指揮。如遇士錫恩。亦令差官權攝行事。今年十一月合行饗。見闕官行事。欲望特降指揮。每遇四仲饗月。乞就差副濮王位于。或紹興府見任寄居特闕宗室。依長幼次序。許士錫牒紹興府。運時權差行事。庶得崇奉祖宗。仲饗不致闕誤。詔依。十二月十八日。戶吏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大宗正司。奉聖旨。紹興府大宗正行司。可併歸行在。大宗正司。其見任并已差下官屬。並依省罷法。今具合行申明事件。下項。後批。送戶禮部。同所屬曹部。勘當中尚書省。數內一項。權知濮安懿王園。今士石一員。緣圓廟。見在紹興府。不可闕。今官欲乞。今本官依舊本府居住。經總制錢內。支破請給。尋下太常寺。勘當。欲依本司所乞。事理施行。詔依。淳熙三年二月三日。吏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副濮王士錫中。伏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條合辟差園。今官一員。合辟差襲封副濮王位。第姪兒男。先辟差武安軍承宣使士石。今來本官差知南外宗正事。見行起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發其國令官係是崇奉祖宗不可時暫闕官今辟差姪或德郎添差權發
 遣兩浙東路兵馬都監明州駐劄不諫委有心力可以倚仗欲乞差權知
 濮安懿王國令填士石闕批差吏禮部劾當申尚書者本部會到大宗正
 司稱照得昨差士石權濮安懿王國令係朝廷降指揮依嗣濮王所乞今
 未乞差姪不諫權知濮安懿王國令今劾當伏乞朝廷指揮施行承復批
 照得嗣濮王中稱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條合差國令官一員無具到士
 街差親弟士程充國令官指揮內稱自來係主奉官依例陳乞申降指揮
 差親弟或子姪充今未所辟不諫未委依得是何條法應與不應指揮選
 吏禮部指定中尚書者逐部除不見得本官依指揮內稱自來係主奉官
 依例陳乞別更有無親弟或子姪充合襲封辟差之人其不諫委的見係
 是何服屬今指定乞朝廷劄下嗣濮王從實保明并契勘合差國令官條
 法中取朝廷指揮承嗣濮王士韜申准尚書者劄于指定保明辟差姪不
 諫充國令官事契勘先差國令官自來係襲封官辟差今照得士儀亦曾
 辟差不字號男不恤充國令官了當今未依紹興二十三年許差弟姪兄
 男先降指揮逐申明辟差親兄士儀之子不諫委係本位親姪其服屬即
 與先差國令不恤事體一同即不係初行起請其不諫正係濮王位不字

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

三十一

號最長即無別差之人係是崇奉祖宗選擇恭謹勤恪方可委用不可時
 暫闕官若蒙朝廷降降不諫付身應得先降指揮即無諸般違礙本部欲
 照嗣濮王保明指定事理申取朝廷指揮施行詔趙不諫差權知濮安懿
 王國令 八年二月七日 太宗正司言據濮安懿王國廟中勘會今年春
 季仲饗濮安懿王神主選用二月十八日乙未吉數內合差三獻官照近
 降指揮係嗣濮王充初獻外其餘亞終獻官基本位子姪充攝行事今未
 緣嗣濮王士韜身薨未蒙襲封既仲享日分在近委是有礙行事本司契
 勘四仲月仲享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自來並係嗣濮王一而差官行事今
 欲乞令國令官一而於紹興府居住濮王位近屬外官宗室內推行選差
 行事一次詔依 二月十二日嗣濮王士歆言今月十日恭奉聖恩除授
 嗣濮王臣係初除欲乞往紹興府濮安懿王國廟行燒香之禮及恭詣昭
 憲聖獻皇后攢官承祐陵朝拜欲望聖慈特賜俞允詔依 淳熙五年三
 月二十五日詔忠訓郎不諫差權濮安懿王國令十年四月不諫再任十
 二年七月差承議郎不諫十四年差右監門衛大將軍不諫四月四日詔
 濮安懿王祠堂國廟自今實及三年令本堂牒紹興府檢計修葺從嗣濮
 王士韜請也 六年二月三日士韜言濮安懿王國令不諫已換文資今

選差武德郎新添差權發遣兩浙東路兵馬都監處州駐劄不登務不隸
從之。七年五月三日詔承節郎王一雙差充濮安懿王神主神貌祠堂
主管。無園廟香火官從祠濮王士瑪請也。其後九年七月二十日詔一雙
候人任滿日持本再仕。宋會要秀安偕王園廟。紹興元年三月十三日
詔秀王襲封等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討論開奉。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
言。檢照治平三年正月五日中書門下省奏乞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今
討論欲依前項典禮。避秀安偕王名下一字。詔恭依。仍置園廟。四月六
日。詔皇伯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
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王祀。是日內降制曰。門下明德
親族。允為帝治之先。繼世象賢。無若王封之貴。有嘉伯父。宜謂老成。黃陞
公保之班。俾紹宗藩之爵。飭宣制。結。播告朝紳。皇伯少師安德軍節度使
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或千玖伯戶。伯圭東德端良
持身恭儉。顯矣神明之貴。粹然儒雅之風。濟美不隕其名。休風承於奕世。
因心則篤其慶。曠方厚於慈宸。爵齒深尊。譽處深著。朕欽承大統。申睦近
支。眷惟秀郎之追榮。厥有濮園之故事。考治平元豐已行之可法。在乾道
淳熙欲舉而未達。是用宣兩宮之訓。以廣思。稽六經之誼。以訂禮。建園立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五

廟。典既極於優隆。裂土分茅。寵宜延於似續。肆命克家之懿。願修主祀之
恭。併躋論道之熙。仍遂奉祠之逸。序高提位。肅趨定著之嚴。情洽華娛。侍
大安之燕。陪加米邑。增衍真舍。以崇屏翰之雅。以冀親賢之望。茲為公道
夫豈予私於戲。與國咸休。庸大本根之庇。嗣慶無忘。益長源委之流。勉迪
令猷。永綏多祉。特授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
邑七百元。食實封叁千戶。六月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秀安偕王許置
園廟。檢照濮安懿王園廟。園令官一員。就差兒男權攝。并合差官相度園
廟制度。廟室神門。宜並用歇。所安本主石。均於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
去地四尺。開楹室。以石為之。其中可容神主。跌。今來秀安偕王及夫人
神主。欲乞並依上件典禮。四仲饗廟三獻。官并奉禮郎等。係嗣秀王充初
獻。本位兒男攝。亞終獻。其奉禮郎等。乞湖州差官充攝。行禮。合用牲牢羊
豕。乞從本府行下湖州排辦。祭器祭服。乞工部下文。忠院製造。祭服。初獻
八瓶。是。亞獻。終獻。四瓶。是。奉禮郎。太祝。大官。令。無。是。是。過。仲饗。本府前
期牒報湖州排辦。所有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照濮安懿王儀注。修定。
並從之。其園廟差御帶霍漢臣。同湖州通判一員。相度開奏。八月二十
六日。閩門宣贊舍人帶御品。攝霍漢臣。通判湖州朱傑。言奉詔相度園廟。

同天文官李師信相視得四面地步山巒奇秀形勢環抱林木茂盛已乘
土氣貴宜安跡不可興作今踏逐園之正北偏西土地尤廣闊土厚草潤
注積淵源水吉無衝其地可行修製園廟即與國音並無妨礙以圖來上
從之。十月一日詔秀安偕王國廟今湖州指置應辦委通判一員提督
修造祠堂令臨安府管認如法修蓋。十一月十日太保安德軍節度使
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伯圭奏紹封先世有合陳乞事。一照應秀安偕王
國廟合差園令一員已降指揮許依禮例辟差兒男權攝臣有次男明州
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師揆乞兼充仍從例兼秀王位檢察尊長。一臣四
仲月合詣秀安偕王國廟祭饗并亞終獻官並乞從嗣濮王士欽已得指
揮往回見見辭。一照應秀安偕王國廟係在湖州管下青山去城不遠
緣臣萬壽及有諸孫皆在湖州居住兼近城亦別有墳塋乞遇仲饗許臣
因便增歸湖州照管。一本身合幫請受并幹辦使臣宣借人等請給乞
從節次已降指揮仍舊於湖州經總制錢內支破並從之。二十一日禮
工部太常寺言秀安偕王國廟湖州申乞擬定樣制建造。檢照漢安懿王
國廟三間二廡神門屋二座齋院神厨櫺星門欲令照應建造從之既而
嗣秀王伯圭奏伏觀朝廷降下圖本式樣神門前後獨屋兩座並無廊廡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五

竊恐將來祭享或雨水難以往來行事乞減去神門一座却於廟屋東西
各添廊屋與神門相接所有齋館神厨亦乞於廟之兩邊隨宜蓋造庶幾
良便。禮工部太常寺勘當從本官所請又檢照國朝會要廟室神門合用
吻獸今未繳到圖本內廟用吻依典故並合用獸並從之。二十四日太
常寺言臨安府中畫到秀安偕王祠堂櫺星門一座戟門祠堂後堂各三
間後堂挾屋八間戟門挾屋八間歌洎二位各三間兩廊二十六間庫屋
巡房從人屋一十五間欲照應造作從之。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州觀察
使提舉佑神觀兼充秀安偕王國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師揆奏差臣兼
充秀安偕王國令係在湖州置司今有合行陳乞臣恭遇兩宮聖節欲乞
赴闕隨班上壽及遇大禮令臣陪祀父嗣秀王伯圭是奉朝請乞許時復
往來省侍本身請給俸糧歲給公使生日支賜等乞別下湖州於經總制
錢內支給從之。三年正月一日皇伯太保安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
嗣秀王伯圭奏建造秀安偕王國廟近已畢工所有修製神主儀式令所
司檢照典故修製安官題寫詔差權禮部尚書李嶽題寫。二月十四日
伯圭又奏秀安偕王祠堂園廟乞從漢安懿王例每
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從之

永樂大典 卷一七〇八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八十五

二十五